



6.

陳永森畫業的肯定

陳永森 1933 年赴日奮鬥，二十年後，分別於 1953 和 1955 年，兩度獲得日展白壽賞及一次特選。20 世紀臺灣人參與日本帝展系脈美術競賽中，他是唯一奪得最高成就獎的藝術家。1950 年代前期，是他在日本畫壇站穩腳步的開端，也是他畫藝達到巔峰狀態的時期。之後，由於個性執著與不妥協，他在排外性甚強的日本畫壇，一直無法邁向更高的成就榮銜。陳永森剛強的個性，以及長期滯留日本，導致國內畫壇始終無法接納他。然而，他一生的畫業成就，仍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與可借鑑之處，值得吾人重新省思並給予肯定的地位。



國立
National
美術館
Museum of Fine Arts

【本頁圖】
陳永森作畫神情。

【左頁圖】
陳永森，〈時雨白鷺憩〉（局部），
1981，膠彩，65×52cm。

日本畫壇的認可

1919年由日本帝國美術院主辦的美術展覽會「帝展」，接替之前的「文展」在東京開幕。1920年雕塑家黃土水（1895-1930），是臺灣藝術家中首位以〈山童吹笛〉入選第2回帝展。之後，1926年油畫家陳澄波（1895-1947），則以〈嘉義街外（一）〉入選第7回帝展。東洋畫（膠彩畫）方面，則有陳進於1934年，以〈合奏〉入選第15回帝展。其他入選帝展或新文展的臺灣藝術家，尚有陳植棋（1906-1931）、廖繼春、李石樵、陳夏雨（1917-2000）等人。這幾位帝展系脈臺灣入選的藝術家，雖然美術成就斐然，但沒有人得過帝展或新文展的獎賞或特選。戰後日展中，也僅有陳進入選過1955年第11回日展而已。陳永森能兩次獲賞及一次得到特選，證明他的繪畫造詣確實不亞於許多臺灣藝術家。而日本畫壇重量級的畫家，例如：堅山南風、望月春江、高山辰雄等人，以及評論家宇佐美省吾、福原哲郎及小林盛等人，也都相當肯定陳永森在藝術創作上所開創的殊異創新風格。

【上左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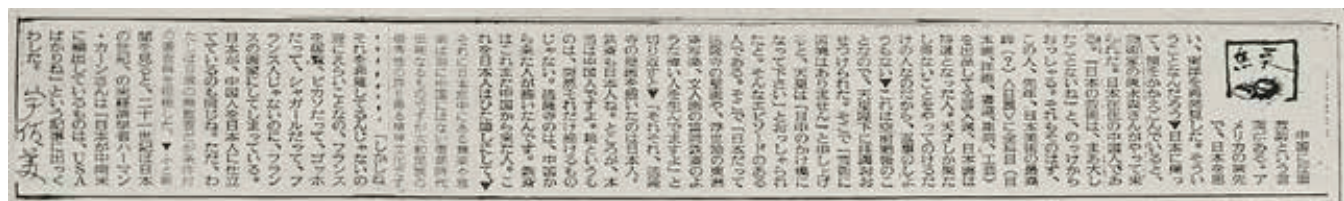
陳澄波，〈嘉義街外（一）〉，1926，畫布、油彩，約80×100cm，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。

【上右圖】

陳進，〈合奏〉，1934，絹、膠彩，200×177cm，
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【下圖】

文學家宇佐美省吾曾在報紙專欄撰寫評論陳永森的繪畫作品。



始終關切臺灣藝術的發展

在日本和陳永森有三十年老交情的油畫家郭東榮，談到陳永森的反骨性格，不僅得罪恩師兒玉希望，同時也造成臺灣藝術家對他的反感與排斥。滯居異鄉六十年的他，始終無法被故鄉臺灣畫壇所接納。然而，從他1982年寫給賴添雲的書信，感嘆臺灣藝術家「不能為文化而開拓，只顧自己地位醉死夢生」；以及莊世和1984年的訪問報導，提到他批判「臺灣美術在『形式』上的打扮面貌看來好像有點進步，其實已經無軌道的走下坡了，……繪畫不只是描繪地方異色！形式的搬上畫面就好，必須有民族意識的繪畫性精神。」從這些發人深省的言論，都可以看出，人在異鄉的他，始終關切臺灣文化的開拓與臺灣美術未來的發展。



2009年10月，吳三連獎基金會舉辦「從陳永森看臺、日膠彩百年來的發展與蛻變」學術座談會照片。前排左二起：郭東榮、吳逸民。

重新為陳永森定位

如果回顧陳永森投入藝術創作的初心，他在故鄉臺南火車站對著親朋好友發誓說：「我要去日本讀美術，我一定要得到日本最高第一獎，不然絕不回來見鄉親」。這樣與江東父老的約定，他確實於1950年代前期實現了諾言。1973年〈豎牛問答〉（P.110上圖）的題跋詩，寫道：「掛角誰能彰士功，放野何方答牧童，穎川藝術揚中外，春光傳奇色彩濃。」此詩頗能傳達出，他對自己揚名海外、光宗耀祖，不忘初衷的責任與榮耀感。1985年撰寫〈五千年來美術文化的演進縱橫談〉，結語中，他說：「使自然界幻妙融通發揮於筆墨之中，創造了精靈勇往直前，才能樹立了永恆的民族藝術於國際上，即能使國畫並臺灣美術光芒永存於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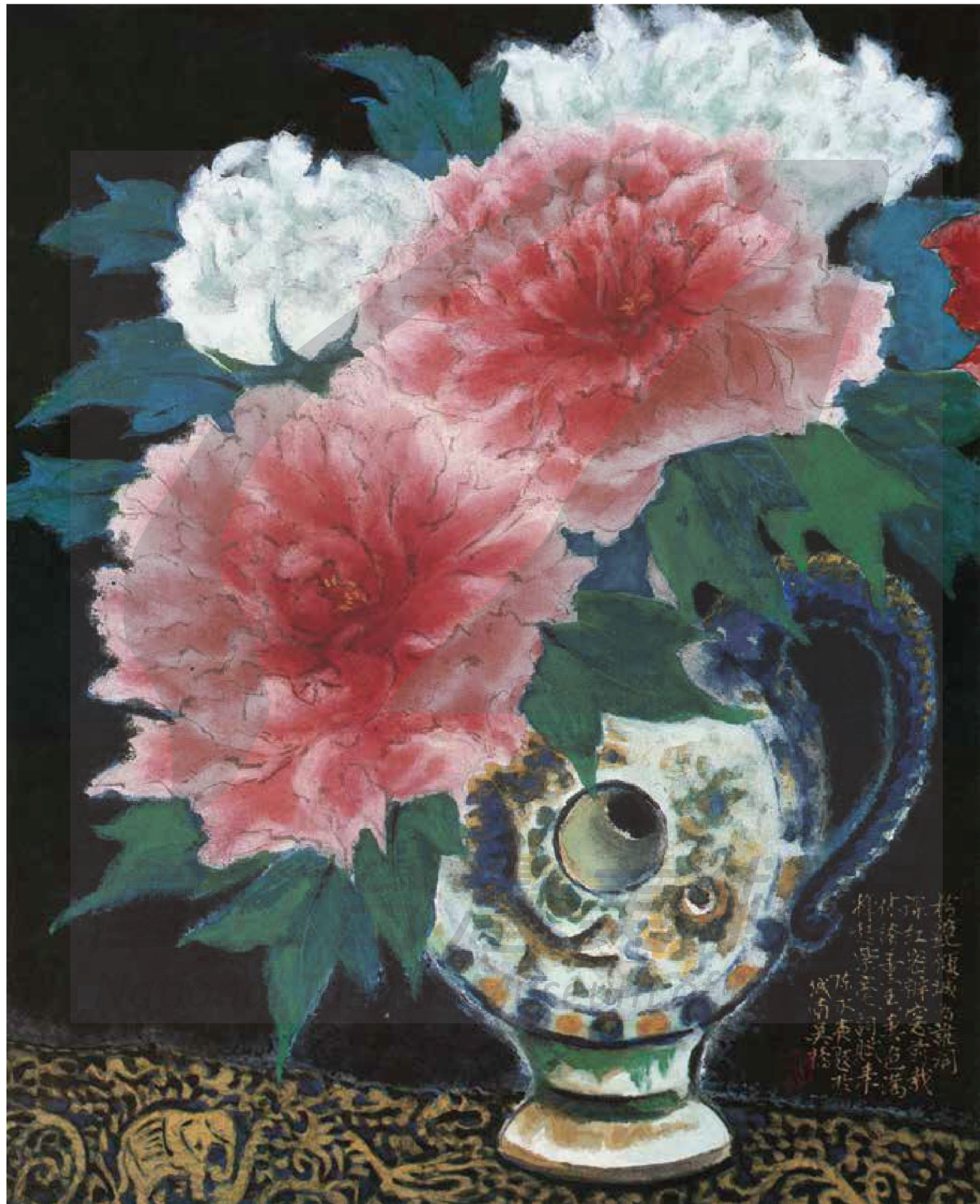
陳永森，〈青擎靈峰〉，1965，膠彩、畫布，71×59cm，圖片來源：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提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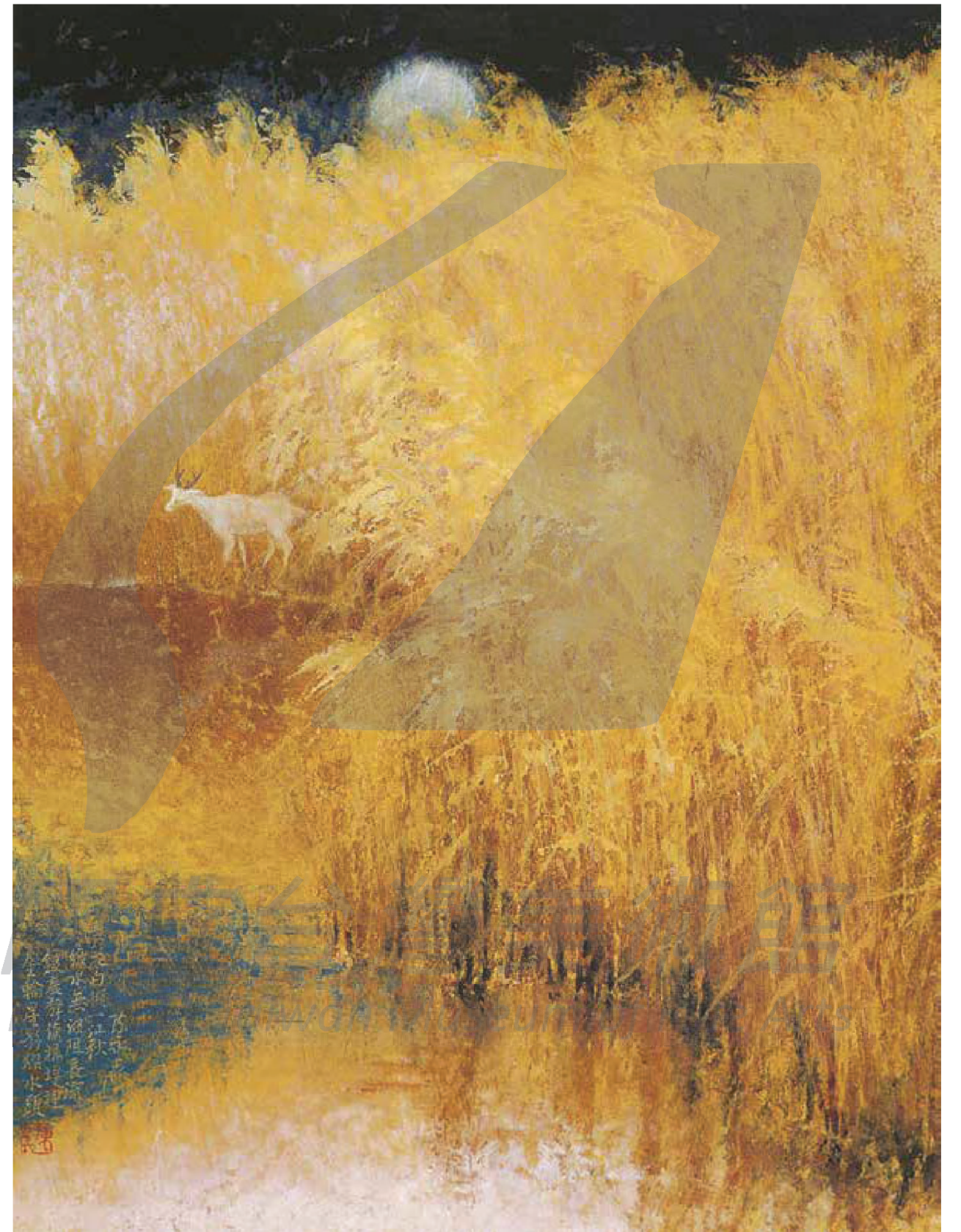
陳永森，
〈覽勝望雲〉，
1972，粉彩、紙，
27×39.5cm。



陳永森，
〈梅花獻瑞〉，
年代未詳，
膠彩、紙，
58×71cm。



陳永森，〈牡丹花〉，1980，膠彩，45.6×37.9cm，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

陳永森，〈秋奏蘆歌〉，1978前，膠彩、紙，60×44.5cm。



【上圖】陳永森（左1）與亞東協會理事長林金莖（左2）合影。
【下圖】陳永森，〈青蓮幽塘〉，1973前，膠彩，60×49cm。

世」，一樣表述出他，念茲在茲地承擔著發揚民族文化、臺灣美術的重責。

在實際行動上，他於1967出任東京「中國文化藝術會」會長，目的在實踐「東西文化的交流，和中日藝術的調和」之目標。從1972年開始，每一次個展，他均不厭其煩地強調，要藉藝術促進「中日文化交流」。在膠彩畫，甚至油畫作品上，他喜愛題寫七言、五言詩，餘暇時也勤作漢詩自娛。這諸多行動，顯示他不忘所來自中華民國臺灣的根本，與人在日本心在國內的心意。

陳永森曾說：「日本畫脫胎於中國畫，精巧是其特長，但缺乏靈感」。也分析過：「西方文化注重科學的表現，東方文化注重哲學的表現；彼重於物質，我重於超自然」。因此，他融合日本畫、西洋畫與南畫（中國文人畫）所創造的特殊膠彩畫風，不但給予日本畫界，也刺激臺灣畫壇，應該跳脫地方的局限，尋求國際性的創作語彙。他的作品既超越日本、臺灣、西方及中國的地域界線，並且展現出跨越國界的東亞藝術之特質。